

THE OVERALL HISTORY OF CHINA THE OVERALL HISTORY OF CHINA

总主编
张弘苑

中国全史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中国全史

秘史卷

(第二册)

徐哲身 张恂子 著
许慕羲 许啸天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第七十七回 倒凤颠鸾喁喁私语 立妃废后赫赫天威

却说光武帝听得宋弘两句话，便知婚事不谐，只好打消此议。等到筵散之后，群臣告退，光武帝进了内宫，湖阳公主含羞带愧地坐在金圈椅子上，默默地不作一声。光武帝晓得她为着婚事不成，才这样的，自己也不好上前劝慰，只得用闲话岔开，谈了一会便向静宁宫郭娘娘那里去了。

湖阳公主坐了一会，自己觉得没趣，懒懒地朝着架上的鹦鹉发呆。可是那只鹦鹉非常灵慧，抖着翅膀对她说道：“穆穆文王，意乱心慌。”湖阳公主听了，不禁嗤的一笑，悄悄地骂道：“你这孽障，又来作死了，闹得我一头灰。”那鹦鹉煞是作怪，又响着喉咙念道：“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”她听了它这两句，不禁又打动她的心事。只是对着它闪着星眼，愣愣地出神，暗道：“畜类尚知有关雎之韵，可叹我刘黄年过三十，仍然待字闺中，孤衾独拥，对月兴思，画眉生感，悔不该投生富贵人家，到如今弄得高不成，低不就，从此以往，说不定老死闺中罢了！若当初托生一个贫贱人家，随便择一个如意郎君，夫唱妇随，百年偕老，倒也受尽人生的乐趣咧。”她自己对自己叹息了一回，双眼没神，浑身发软，几乎要从椅子上软瘫下来。那些宫女见她这样，谁都晓得她又触起心事来了。

原来这湖阳公主本来是个多愁多病的佳人，而且年过而立，犹待字深闺，怎能不起摽梅之叹呢？所以平素那些宫女见她总是愁眉泪眼的，起先大家搭讪着还来劝劝她呢，后来知道她的生性怪癖，所以大家益发不去惹她。见她发起愁来，大家都远走高飞去游玩了，乐得她一个人清静些。她平日镇日无所事事，惟有读经阅史做生活。光武帝是个明白人，晓得他的姐姐独居寂寞，常常的来和她赶围棋，论文读书，替她解除烦闷。可巧今天郭娘娘身体不爽，光武帝放心不下，与她没有谈了几句，便起身走了。她悲感了半天，慢慢地起身，轻移莲步，走到廊下，没精打采地闲眺了一会。可是一个人心不自在，凭你怎样来寻趣，总觉得呆呆的毫无生趣，随时随地皆现出一种惨淡的色彩来，其实景物何尝惨淡，不过随着她的心地为转移罢了。

她站了一会子，越觉得十分烦闷，便唤了一个宫女，引着路，一径向御园走来。到了御园的门口，那些后宫卫士和看管园的官吏见公主游园，谁敢怠慢，连忙大开园门，一齐敬礼。湖阳公主见他们过来敬礼，心中大不耐烦，一挥玉腕，便令免礼。那些卫士官吏谢恩，八字排开。她扶着宫女，婷婷袅袅地走进花园。这时正当暮春时候，那园内的芍药牡丹，怒放得和锦盖一样，展着笑靥，飘摇欲活。那些桃杏枝头，早已退了颜色，碧荫连云，子藏叶底。她触景生情，不禁又起了一重感想，暗道：“草木逢春，尚有生荣之日，独我刘黄人老珠黄，何日才能与草木一样的逢春向荣呢？”她想到这里，忍不住粉腮泪落。可怪那些树枝上的小鸟，不住地唧唧喳喳地叫

个不住，似乎嘲笑她怀春一样。更有那送春的杜宇，一声一声地唤道：“不如归去！不如归去！”她的一颗芳心，可怜早就麻醉了，哪里还有心来领略那些欲去的春光呢？懒洋洋地走进芳亭里，坐了一会子，便又扶着宫女，回到宫中。从此红颜易老，白首难偕。

小子是个憨大，直来直道，有一句，说一句，向不喜凭空捏造，颠倒是非。以后湖阳公主她择婿与否，小子寻遍史鉴，也未有记载，所以小子也只好将她就此搁起，另表别人罢。

光阴似箭，一转眼十五周年，如飞而逝。这年正是建武十五年的八月十二日。光武帝在那鸡声三唱，樵楼四鼓的当儿，便在淑德宫中阴贵人的卧榻上起身了。金钟三响，圣驾临朝。三百文臣，四百武将，踉踉跄跄，鹄立两旁，当由值殿官唱道：“有事出班启奏，无事卷帘退朝。”话犹未了，只见武班中闪出一人，手执牙笏，三呼万岁。光武帝见来者不是别人，正是大司马吴汉。

光武帝问道：“卿家有班，有何议论？”吴汉俯伏金阶奏道：“臣等一介武夫，追随圣躬，十有八年。自我主正统以来，四方静肃，万民乐业，刀枪入库，马放南山，满布升平气象。近数月来，微闻南方交趾以及肖广之间，又有不良之徒，明目张胆，跃跃欲试。臣之愚见，兵甲许久未经训练，倘有不测，为之奈何？微臣今天冒渎圣躬，敬请下旨，将三都军马调来，逐日操练，有一征伐，无往不利也。此乃微臣愚见，未识圣躬以为如何？”他将这番话奏完以后，静候光武帝回答。

光武听他这番话，大不为然，便答道：“大司马的意见，未然不是，但现在天下疲耗，急待滋养之气，且陇蜀一带，逐次荡平；交趾、湖广各处纵有一二莠民，当有该处有司治办，何须劳师动众，枉耗资财呢？以后非遇警报，勿再言兵！”吴汉不敢再奏，只得谢恩退下。

右班中邓禹向贾复说道：“圣上不纳大司马的奏词，大人可知道是什么用意呢？”贾复笑道：“这无非是圣上久厉兵戎，心厌武事罢了。”邓禹笑着点头。霎时当值官高喊退朝，群臣纷纷退去。

光武帝退朝，径向静宁宫而来。郭娘娘连忙接驾进宫。郭娘娘见光武帝面有不悦之色，便问道：“今天退朝，万岁何故这样不悦？”光武帝便将大司马吴汉所奏的大意，说了一遍。郭娘娘正色说道：“大司马的意见果然不错，万岁何故不准其奏呢？”光武帝冷笑一声，向郭娘娘道：“梓童既然这样替他扳驳，想必另有高见，孤家倒要来领教领教。”郭娘娘道：“万岁哪里话来？妾身并非庇护大司马的旨意。须知天下清平，还防鸡鸣狗盗，凡事俱以预备为佳，免得临时措手不及，为害不浅。如今内患已平，还防外侮。自古道，军马为国家之屏障，岂可置之不理？深望万岁三思才好。”光武帝只是拈须微笑，一语不发，心中却一百二十个不赞成。

又过几天，光武帝大宴群臣，一班功臣爵士俱来入席。光武帝亲自执壶与众臣斟酒，真个是肃穆一堂，无不守礼。酒至半酣，光武帝执壶向功臣问道：“众卿家当初要是不遇见孤家，预备做些什么事业呢？”邓禹首先立起来答道：“微臣不遇圣躬，自忖学问，可做一个文学掾吏。”光武帝大笑道：“卿家出言，未免过谦了。卿家志行修

整，可官功曹。”依次问到贾复，贾复立起来答道：“微臣出身寒素，百无所长，非遇万岁，素衣终身罢了。”光武帝益发笑不可抑地答道：“卿家品学兼优，何能落拓如此，最微也可得一县令。”又问马武，马武起身答道：“臣一介武夫，除厮杀而外一无所长，得遇万岁，毕身微幸，否则一屠户耳。”这几句话，说得哄堂大笑起来。光武帝笑道：“只要不为盗贼，亭长可以称职。”光武帝今天有意遍问群臣，一来是暗炫自己，二来是试试群臣有无弃武修文之心。结果心中十分诧异，不独一班文臣出口之乎，就连一班目不识丁的武将王霸、李通、马武之辈，也都谈吐风雅，超俗不群。原来自从那日光武帝驳回吴汉上疏之后，邓禹等一班便彻底了解光武帝的心理了，三三两两退明议论，大家皆欲顺从天意，你读书，我阅史，满口唧唔，镇日价手不释卷。更有李通、马武等一班不识字的人，加倍用功，一天到晚，手不释卷地苦读，预备圣上来试验。

闲话少说，再表光武帝见群臣一个个都像温文尔雅的书生，将那血战沙场的武夫气概，一洗干净，怎么不喜呢？他偏与一班武将，谈个刺刺不休。可怪他们应答如流，口似悬河，滔滔不绝，把个光武帝乐得心花大放，杯不离手，只饮得满面霞光，醺然大醉。群臣见光武帝已有了几分酒意，深恐酒后失仪，便纷纷告退去了。

穿宫太监忙扶着圣驾，径向静宁宫而来。此刻光武帝虽然有了酒意，却认得路径，忙对太监说道：“快扶孤往淑德宫去！”太监哪敢怠慢，连忙转道，径向淑德宫而来。不一会，到了淑德宫的正门口。一群宫女，忙进去禀知丽华。丽华慌忙出来接驾。

只见光武帝吃得酒气熏人，踉踉跄跄而至。丽华带着一群宫女迎来，将光武帝迎进宫中。光武帝醉眼模糊，坐在沉香榻上，用手搭着丽华的香肩，飘摇欲睡，这时可把丽华着了忙，急催宫女去办醒酒汤，枳橘露，手忙脚乱，一会子将醒酒汤送来。丽华亲自接了过来，用嘴吹了一吹，才用羊脂玉的茶匙舀了一茶匙，送到光武帝的唇边，轻轻地唤道：“万岁请用一匙醒酒汤呀！”光武帝微睁醉眼，望着她尽管发笑。她又轻轻地唤道：“万岁，请用罢，再停一会要冷了！”

光武帝猛地用手一格，丽华一惊，忙将身子往后一缩，幸喜手中的醒酒汤没有抛去，连忙将碗匙递与宫女，自己轻舒玉臂，将光武帝扶着，将粉脸偎到光武帝的腮边，问道：“万岁，莫非见罪贱妾服伺不周么？”光武帝哈哈大笑着道：“大司马哪里话来？自古道，君不正，臣可谏；父不正，子可谏；水来土掩，兵来将挡。何况你又南征北战，屡建奇功，孤家何能见罪与你呢？”丽华听他满口醉话，不禁掩口失笑。光武帝别起眼睛向丽华喝道：“郭圣通！难道孤家这几句话说错了么？你这样的轻狂，还称得起一国之母吗？我每次有什么国事，你都要来扳驳我，休要惹得气起，将你贬入冷宫去受罪！到了那时，看你扳驳不扳驳了。”他说罢痴笑了一阵子，伏在丽华的肩上。

丽华听了他这番话，却怔住了，细细地忖量半天，暗道：“酒后诉真情，他既然说出这些话来，我想与郭氏一定不睦了。”她沉思了一会子，暗道：“万岁本与我结婚在前，而且海誓山盟，永为鹣鹣，不想他又与郭氏再婚，倒弄个后来居上。她竟为梓

童，我倒为贵人，天下事哪有这样反背公理呢？我要和她去为难，无奈她现已大权在手，一翻了脸拿出正宫娘娘的派子来，我可要吃不消了。如今万岁在面上看来，对于她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好，而且今朝又说出这些话来，难保暗中不发什么嫌隙罢。”她想到这里，柳眉一锁，计从心来，忙将光武帝扶着，便教宫女先将枳橘露取来醒酒。

转眼，枳橘露送来。丽华便灌了两茶匙。不一时，光武帝果然渐渐地苏醒过来，便嚷口渴。丽华忙去倒了一杯茶，亲自用小金盘托到光武帝身边，含笑说道：“请万岁用茶罢！”光武帝忙将茶杯接了过去，呷了一口，便向丽华笑道：“爱妃，这里宫女尽多，何消烦你的精神？孤家倒生受了。”丽华含笑答道：“万岁不用客气罢，方才贱妾等服侍不周，不见罪就算万幸了。”

光武帝听了她这两句话十分蹊跷，便知酒后失言了，涨红了脸，忙问道：“我可是说些什么的？想也想不起来了。”丽华笑道：“没有说什么。”光武帝摇头笑道：“我不信，不一定说什么话，得罪你了。爱妃，千万莫要见怪，只怪孤王今天多吃一杯。爱妃，孤王这里赔罪了！”他说罢，撩起龙袍，便要跪下去。慌得丽华伸出一双纤纤玉手，拉住他笑道：“万岁，这算什么？不要折杀贱妾罢！”光武帝涎着脸笑道：“好人，你今天可能恕我酒后无德，我就感谢不尽了。”

丽华掩口笑道：“万岁！敢是酒还未醒么？”光武帝忙道：“早就醒了。”丽华笑道：“既然醒了，为何颠颠倒倒地缠不清，我又没有说什么，尽管这样磕头虫似地向谁赔小心呢？”光武帝笑道：“孤方才听见你说出那句话来，恐怕酒后失言，有什么言词得罪你，所以向你赔个小心。不料你反而说我未曾醒酒，还不是冤枉人么？”

丽华也不答话，嗤地笑了一声，便将外套宫装卸下，坐到床边，向光武帝正色说道：“如今万岁也好去了，专是在这里缠混什么？将大好光阴，轻轻地耽误了，岂不可惜！快点请驾回宫罢！”光武帝见她娇嗔满面，越发情不自禁，用手欢她的玉腕抓住，笑道：“爱妃！你叫孤王到谁宫里去？”丽华道：“万岁不要胡混罢，再不去，又有人在背后议论我争宠夺夕了。”光武帝笑着，一把将她搂到怀中，接了一个吻，说道：“是谁胆敢说这样的话呢？爱妃！快点宽衣罢，辰光不早了。”她也不答话，连着小衣往床里一睡，一言不发。这时来了两宫女，替光武帝将龙袍内衣脱下，扶他上床，一面又替他们用被衾盖好，退了出去，光武帝到了这时，正是欲火中烧，不可遏止，而且又是酒后，再也按捺不下，便搂着丽华心肝宝贝地乱叫，像煞婴孩索乳一般，叽咕了半天。

丽华心中暗想道：“伴君如伴虎，再不答应，恐怕要决裂了。”便将小衣慢慢地解了半人，才解了下来。光武帝还能再耐一刻么，腾身上去，大演起来。丽华又做出各种的浪态来，把个光武帝演得喘若吴牛，恨不得将身子化在她的身上。直演到谯楼四鼓，才算停锣息鼓。

光武帝将她紧紧地搂住问道：“爱妃，你方才究竟为着什么事情，嗔怪孤家呢？请你直接告诉孤家罢。”她听了，不禁满脸泪痕，哽咽不住，一句话也说不出，光武帝见她这般模样，更是弄得莫名其妙，益发加紧问道：“好人，你爽性说出来，孤家好代你出气。凭她是谁，只消一声，管教她立刻死无葬身之地。”她哭得和泪人一

样，总不肯说出端底，把个光武帝弄得又气又怜，低声下气地哄道：“爱妃，你有什么冤枉尽管对我说，我总替你出气就是了。你只管哭，不肯爽爽快快地说了出来，究竟算什么意思呢？”

她用绢帕将粉腮上的积泪拭去，然后哽哽咽咽地说道：“贱妾与万岁本是先订百年，互相可以体谅，不想后来这个……”她说到这里，却又故意噎住不说了。光武帝愈是疑云叠起，催问道：“爱妃，你怎的说了两句又停住作甚呢？”她说道：“宁教我受一点屈，不要去说罢。省得万岁听见，又多增烦恼，还是不说为佳。自古道，冤仇宜解不宜结，为人让步不为痴。”光武帝急道：“爱妃平日不是一个极其爽快的人么，怎的今朝一句话就吞吞吐吐地这样难说呢？”她说道：“她的势力，无论如何，比我来得大，山虽高，怎能遮住太阳呢？要想和她作对，不是以卵击石，枉讨没趣么？”光武帝听了她这两句话，心中才有五分明白，但是还不知道她们究竟为着什么事情参商的。他接着她接了几个吻，问道：“爱妃，你是孤家的性命，你被别人家欺侮，如我被别人家欺侮一样。还是请你快一些说出来罢，免得孤家在这里纳闷吧！”她道：“老实说一句，谁和万岁是第一个花烛夫妻呢？”光武帝道：“那个还用问什么，不是你还有谁呢？”她冷笑一声：“现在的天理简直一点也没有了，有多少后来居上的人，心还不足，还要依势凌人，一些儿也不肯放松。幸亏我是宽宏的人，换了别一个，不晓得要闹出什么花样来了。自己身为万民之母，一点不庄重，镇日价地就将争宠夺恃的念头横着心里。鸡肠猴肚，穿长补短，自己不好出来骂人，却叫一班宫女出来骂人。万岁爷！你老人家镇日价忙着国家大事，哪里知道我们的内容呢？”她说到这里，便不再说了。

光武帝本来是个极聪明的人，还要她细说么，便冷笑了几声，对她说道：“爱妃，你且暂且息怒。今天早朝，孤家包替你出气就是了。”她假意惊惶道：“万岁，那动不得，那就害了贱妾了，还是由她去罢。”光武帝也不答话，合着眼睛打了一个朦胧，已到寅牌时候，只听鸡声乱唱，钟鼓齐鸣，丽华急忙先自起身，然后服侍光武起身。光武帝梳洗已毕，带怒上朝，受了文武百官朝拜已毕，使命值殿官修了一封草诏，废郭后为庶人。群臣听了，莫不大惊失色。这正是：

舌乃是是非本，口为祸福门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八回 煮茗挑灯高贤陈妙策 弑夫媚敌蛮妇动痴情

却说光武帝听了阴丽华一番讽刺谗媚的谰词，察也不察，竟至下诏将郭后废了。朝中文武，谁都不晓得一回什么事情，互相惊讶不止。可怜一位德行俱备的郭娘娘，奉了旨意，也不辩白，缴出印绶，徙居冷宫，听候发落。那个色艺兼全的阴贵人，意

安安逸逸地超居中宫，母仪天下了。

这时群臣中却恼动了一位大臣，你道是谁？就是大司寇郅邾，他越班出来俯伏金阶，三呼万岁已毕，奏道：“臣闻夫妇之好，父子间尚且难言，况属臣下，怎敢参议？但愿陛下慎察可否，勿令天下贻讥，社稷方可无忧。”光武帝尚自犹豫，邓禹、贾复、马援、冯异四位大臣，一齐出班，各上陈词，俱云，郭后未失德仪，不可废为庶人，致失万民仰望。光武帝才对众臣说道：“诸卿能深体孤意，但是孤家此举，想亦未会过甚吧！”邓禹奏道：“圣躬威德早著，海内归心，但此举微臣等殊不明了内容，不敢妄加指议。不过顾名思议，还是请圣躬三思后行才好。”光武帝道：“众卿之义，不为无见，孤王格外施恩，顺从诸卿便了。”众大臣谢恩退下。

光武帝便传旨封郭后为中山太后，郭后次子为辅中山王，还有三子，刘康、刘延、刘焉，亦俱封为王位。也不易储，原来郭后长子刘彊早在建武二年间，已立为皇太子了。阴氏亦五子，名阳、苍、荆、衡、京。许贵人宠幸极鲜，只生一子，名英。至此亦准了诸臣之请，乃令窦容告庙，将各皇子晋封公位，不在话下。

单讲前次吴汉曾云交趾有人作乱，究竟是谁？读者恐怕不甚明白，在下趁此叙一叙。

交趾麓冷县令征凡，生两个女儿，长名侧，次名武，俱有万夫不当之勇，双手可举千竹。征侧行年十九，早与邑人诗索为妻。征武亦有了夫婿，姓巴名邱，俱是南方勇士。征侧的容貌丑得不堪，双目深陷，有如鹰隼，阔口獠牙，一头红发，惯施两把截头刀。征武却出落得花容月貌，十二分齐整，性情极其暴戾，惯使两口青锋刀。她嫁了巴邱之后，夫妻之间却不和睦。可是征侧的心理，却非常野横，常想杀进中原，夺取汉家的天下。她的父亲征凡，不准乱动。所以她们不敢重违父命，镇日价勾徒结类，舞刀弄棒的。征凡以为她们好武，也不去十分阻止，谁知今年六月里，征凡患疫死了，她们姊妹两个，见她的父亲死了，益发无管束，和两匹野马一样，歹心勃发，四处招集兵马，准备起事。

不到半月，意招到有三万多蛮兵，征侧便想自居为南方女大王。交趾太守苏定深恐她们的势焰滔天，便令兵马司带了五千名健卒，到麓冷县去缴械。征家姊妹闻报大怒，公然引动蛮兵，群起反抗，将五千兵杀得十去八九。还有几个腿快的逃回去，报告苏定。苏定闻得这个消息，大吃一惊，忙要领兵，亲自去征剿，猛可里只听得四处喊杀连天，金鼓大震，探马飞报日南、合浦各处蛮兵，俱接应征家姐妹，反进交趾境内，请令定夺！苏定听了吓得张口结舌，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，料想孤城难守，不如弃城逃走罢！他打定了主意，便收拾细软，带着家小，腾云价地不知去向了。这时，征家姐妹带着各路蛮兵蜂拥进了交趾的城邑，东抢西劫，为所欲为。未到三日，连夺六十余城，由是蛮兵愈聚愈多，这时已不下四十余万，威名大振，远近皆惊。更有与交趾搭界的地方，官民人等无不惴惴不安，深怕大兵一到玉石俱焚，你也飞章告急，我也遣使求救。

那告急的表章，真个似雪片飞来。光武帝闻报大怒，对众臣说道：“不想南蛮竟有这样的野心，胆敢不服王令，强占土地，殊深可恨！待孤家亲领大兵，前去剿灭便

了。”邓禹听了这话，连忙出班奏道：“主公乃万乘之君，怎好亲自劳动圣驾？臣举一人，包在三月之内，扫除蛮夷便了。”光武帝问道：“爱卿所保何人？”邓禹道：“虎贲中郎将马援足智多谋，是征讨能将，何不着他前去呢？”光武帝大喜道：“爱卿之言，正合孤意。”便加封马援为伏波将军，又令扶乐侯刘隆、明远将军段志、偏将军王霸、大司马吴汉四人，为左右参赞，点齐精兵十万，克日兴师。

马援奉旨谢恩，次日，便与随行诸将点齐兵马，航海南征。艤战舰多至千只，鼓浪乘风，其快如箭，在路非止一日。那天到了合浦，马援下令停泊岸旁，正要登岸。明远将军段志立在马援的身旁，猛地倒下，口流白沫，不省人事。众将大惊。马援对众将说道：“段将军不惧登舟，而且初到南方，水土不服，致有此疾，快令军医医治。”随军的医生忙来诊视，药方还未开下，段志大叫一声，早已呜呼哀哉了。

众将军见还未出手，先亡大将，一个个摇头噘嘴，都暗道：“此番出兵，不见得什么顺利吧！”独有马援若无其事，对众将慨然说道：“大丈夫以身许国，血战沙场当以马革裹尸，才算幸运呢！诸位将军，勿以小挫便欲灰心才好呢！”诸将领听他这番话，说得慷慨淋漓，谁不兴奋鼓舞呢，一个个伸拳掳袖，预备厮杀。

马援一面令人将段志尸身用棺盛好，运回原籍，一面拔队登陆。这时方在九月的时候，赤日炎炎，挥汗如雨，和北方的三伏天气差不多。马援下令扎起大营，暂住两日。吴汉问道：“如今我们方到此地，正好乘着锐气去攻合浦，怎么反先住几天呢？”马援笑道：“吴将军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士卒们远涉征途，未免劳苦，而且这两天又是奇热得十分厉害，士卒们谁有斗志呢，不如暂息两日，一面先派人探明地理，再行进兵，也不为迟。”吴汉听他这番话，十分佩服。

到了天晚，马援一人徒步出去，在大营四周闲行了一回，瞥见山麓里灯光隐透，似乎有人家的样子。马援触动心事，背着手径向那灯光处走来，走到那灯光所在，只见数椽茅舍，听得见里面隐隐有读书声音，马援叹道：“如今乱到这样，这里还有读书人安居此地，真是人间仙境。”

他便走近去，用手敲门。里面一会子有个十二三岁的小僮将门开放，揉着瞌睡的眼睛，问道：“现在半夜三更的，是谁在这里吵闹？”马援听他说话的口音，竟不像是南方的口吻，心中暗暗纳罕，便答道：“劳你通报你家主人一声，就说有个姓马的求见。”那小僮答应进去。不多时，里面走出一位儒冠道服的人来，年纪大约在二十左右，面如冠玉，唇若丹朱，一种风雅态度，直令人望而生敬。马援双手一拱，那少年也答了一个礼，便请马援入室。只见里面陈设得精雅非凡，明窗净几，书橱内满堆着牙签玉轴，琳琅满目，美不胜收。那少年便请马援入坐，自己陪着，小僮献茶。那少年首先向马援问道：“尊驾莫非平西羌的虎贲中郎将马援将军么？”马援听他这话，不由得大吃一惊，忙答道：“正是在下，不知尊驾何由得知呢？”那少年笑道：“小子去年在春富山舍舅处，听得舍舅谈起将军来，端的是个绝大的英雄，邓禹以后，一人而已。当时小子还不十分尽信，及听说将军平服西羌，屡建奇功，小子才心意神往。今日见将军的面貌，与舍舅所说相同，故冒昧奉问一声，不料果然是将军，真是三生有幸呢！”



马援听他这番话，便料到他一定是严子陵的外甥了，便肃然起敬道：“蒙嘉奖许，实不敢当，但不知尊驾可是严老丈的令甥尤清么？”那少年起身答道：“然也。”马援问道：“不知阁下何故远来此地？乞道其详。”尤清笑道：“辱承下问。小弟七岁时即到此地从师求学了，到了十五岁的时候，家严家慈相继弃世，小弟子然一身，不愿再往北上，所以就在此地与乱世相混了。”马援道：“以先生的天才，退隐未免可惜。小弟身膺王命来平蛮虏，先生还肯出山助弟一臂之力么？”尤清笑道：“山野村夫，厌世已久，自忖菲材，不堪大用，只请收回成命罢。”马援再三孰请，无奈尤清立志颇坚，不愿再与尘世相见。马援知道劝也无效，便问道：“先生既不愿出山，但是小弟远来此地，水土民情皆未了解，与军事上不无发生许多障碍，敢请给以指教！”尤清也不再推辞，便将地势民情风俗一一地指示与他。马援心中大喜。这时谯楼已敲四鼓，马援忙辞了尤清，便要回营。尤清亲自将他送到大门以外。

马援正要动身，尤清忙喊道：“马将军请暂留一步，我还有一句话要告诉与你。”马援听罢，慌忙住脚，回头问道：“先生有何指教？”尤清道：“在军出发之前，务要多办大蒜，每人嘴里都要含一瓣大蒜，方可人平马安。此地山岚瘴气，极其厉害，而且一班士卒，又是初到此地的，不耐恶心，就要发生瘟疫，有了大蒜，就不怕什么山岚瘴气了。”马援称谢回营。到了辰牌时候，便下令去买大蒜一百担备用。军需官奉令去办。众将不知是什么缘故，齐问马援买蒜何用，马援便将尤清的嘱咐说了一遍。众将大喜，霎时大蒜办来，马援便如法炮制，下令动兵，直向合浦进发。

未到半日，大兵到了合浦城下。早有探马飞报蛮兵首领哈明。哈明闻报大怒，点兵出城迎战。哈明手持熟铜大砍刀，坐下乌骓马，冲到马援的营前，厉声骂战。马援领着众将军带了三千兵马，列成阵势。只见哈明耀武扬威，正在那里骂阵。吴汉便过来请令。马援见吴汉讨令，心中大喜，忙令他出阵。吴汉拍马闯到垓心，厉声大喝道：“蛮囚少要逞能，快快过来纳命！”哈明抡起熟钢刀，兜头就砍，吴汉举枪相迎。二人大战了一百多回合，吴汉觑准一个破绽，长啸一声手起一枪，哈明翻身落马。马援见吴汉得胜，便令王霸带兵前去抢城，自己和刘隆、吴汉挥军掩杀，将那些蛮兵杀得东逃西散，血流成河。王霸这时早将城夺了，在城上鸣金收兵，马援见城已得了，满心欢喜，忙率大军进城。又命王霸带了三万精兵，去攻九真。未到半日，九真已下。话休烦屑。不到半月，将蛮兵占据的六十多个城邑，完全夺了回来，十万雄师一齐向交趾进发。

那人到了交趾，便下令将交趾城团团围起。侧、貳姐妹，听得各探报，正要起兵去迎敌大师，不想失败得这样快法，兵临城下。她们哪里有一些惧怯，姐妹商议迎敌之计。征貳道：“让我去打头阵，不将这几个狗头捉住，誓不回头。”她说罢，点齐了三千蛮兵，开城挑战。王霸也等不得马援令下，大吼一声，一马闯到垓心，厉声喝道：“你那蛮婆娘，快来纳命！”征貳怒从心上起，恶向胆边生，挥动青锋刀，来战王霸。两个搭上手，翻翻滚滚地大战一百多合，未分胜负。金鼓大震，两边士卒呐喊助威。又战了三十合，王霸渐渐不支，锤法散乱，只有遮架工夫，没有还手的能力。

吴汉长啸一声，一马飞来，替回王霸。那征貳战着王霸，不禁心中暗道：“久闻

北方出美男，怎的这人也生得这样丑怪呢？”及见吴汉出马，已不像王霸那样丑怪了，三绺长须，方面大耳，凤目有神，心中已起了爱慕之心，和吴汉又战了五十多合，吴汉不是她的对手，虚晃一枪，败回阵来，对马援喘息说道：“叵耐这蛮婆着实厉害，非常棘手。”马援勃然大怒，便要亲自出马。刘隆上前说道：“杀鸡焉用牛刀？谅这蛮婆能有多少伎俩。让末将前去，将她结果便了。”马援道：“刘将军须要小心为要！”

刘隆点头答应，拍动白马，耍起长枪，径取征贰。征贰见自己连败两将，不禁十分得意，站在垓心，骂不绝口。瞥见汉阵中冲出一个少年将军来，面如冠玉，唇若丹朱，目似朗星，眉比漆刷，真个是千般秀丽，百样温文，她把一缕爱的念头，从脚底一直透到头顶上，闪着星眼，看得呆了。刘隆闯到垓心，一声大喝道：“你那蛮婆娘，发的什么呆？快来纳命罢！”这一声，方才将她飞出去的魂灵收了转来，忙舞双锋，和刘隆战了二十余合，故意兜转马头落荒就去，刘隆哪里肯舍，纵马追来，赶到无人之处，征贰霍地扭转马头，认真和刘隆厮杀。不到十二合，刘隆枪法散乱，被征贰看个破绽，一伸玉手将刘隆的腰用力一扯。刘隆坐不稳，翻身落马。

征贰随着飞身下马，将他往怀中一搂，偎着粉脸，展开笑靥，向刘隆说道：“我的冤家，你今天可不要强了。可依我一件事情放你活命，否则青锋刀它没有眼睛，用手一带，你可要到阎王那里去了。”刘隆听她这些话，心中早已明白，他却生出一计，便涎着脸皮问道：“小姐你请说罢！我刘某不是不知趣的，凭你怎么我没有不答应。”她向刘隆瞟了一眼，然后笑道：“你要是不弃我是个蛮女，我愿随你做个……”她说到这里，双颊飞霞，便噎住了。刘隆笑道：“你的意思，我已晓得了，但是还有一个人，将他放在哪里？”看官，这本是刘隆有心和她开玩笑的，谁知竟碰上了疼指头了。征贰听他这话，却大费踌躇，沉吟了一会子，便毅然对刘隆道：“将军且请放心，奴家自有道理。”刘隆便知她已有夫婿了，便又对她说道：“既蒙小姐青眼相加，刘某感激无地，不过要想真正白头偕老，那么小姐非依顺我们汉家不可。”征贰笑道：“这也无须将军多虑。奴不将身子附托你便罢，既然将身子事你，焉有夫南妻北之理，当然报顺汉家呀。”刘隆见她事事遵从，却一时想不出别的法子来难她了。

正要开口，瞥见西北上烟尘大起，便知兵卒赶来，忙对征贰说道：“姑娘请放手，后面的儿郎赶到了，被他们看见反而不美。”征贰连忙放了手。两个人蓦地分开，飞身上马，各持兵刃故意大杀起来。不一刻，两边的士卒，俱已赶到。二人假意大杀四十个回合，征贰晃了一刀，带马收兵入城而去。刘隆也随后领兵回营。见了马援，也不隐瞒，便爽直地将上项事情说了一遍。马援鼓掌笑道：“将军的艳福，真正不浅！”帐下诸将，俱来道贺。刘隆心中早已打定主意，此刻也不作声，这也不在话下。

再说征贰回城，征侧连忙接入大帐，慰劳了一阵。征贰懒洋洋地退入自己的住处，这时已经到了申牌时候。不一时，吃过晚饭，她一个人坐在房里，兀地乱想出神。她的脑海里不住地浮着一个刘隆，何等俊俏，何等英武，何等温文。

越想越爱，正在这闲思的当儿，侍女跑进来报道：“巴将军回来了！”她听了这一句，怒从心上起，便哼道：“他回来就回来，何必你们大惊小怪的做什么？难道我还去迎接他不成？”那个侍女，碰了一个钉子，努着嘴，站在一旁，一声不响。一刻儿

巴邱已经走进房来，见她怒容满面，忙满脸堆下笑容来，低声问道：“小姐今天敢是和谁斗气，这样的不悦？”她见巴邱那一副可憎的面目，和刘隆相比真有天渊之别，不禁将平日的爱情，完全付与东洋大海。见他问话，便气冲冲地答道：“我和别人生气，与你什么相干？谁要你来献这些假意殷勤呢？”巴邱不觉十分诧异，暗道：“她从来没有待我这种样子，今天究竟为着什么事情，这样动怒？”他便走到她的身边，说道：“莫非不才有什么不到之处，得罪了小姐么？”她见他这样问，不禁大声说道：“谁敢得罪谁呢？我十年不见你这个东西也罢，只怪我当初瞎了眼睛，嫁了你这个不尴不尬的鬼罢了。”

巴邱听了，把那无名火高举三千丈，按捺不住大声骂道：“好不识抬举的贱人，估量着今天在战场上，一定是看见什么美男子了，便生野心了。好好好！咱老子也不是一盏省油灯。”她更不能耐，用手在桌子上一拍，骂道：“好杂种，我看中美男子，你便怎么样？”巴邱更不能下台，用手去拔宝剑。她早已掣剑在手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一剑飞来，巴邱早已身首异处了。她杀了巴邱，总算泄了心头之恨。这正是：

恋慕心头客，断送枕边人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九回 除荡妇血染芙蓉帐 扫蛮囚烟迷翡翠峰

却说征贰将巴邱一刀杀了，总算除去心头之恨，拔去眼中之钉，登时怒气全消。吓得那些侍女跌跌爬爬地便要逃走。她圆睁杏眼，掣刀在手，娇声喝道：“谁敢走，就教和巴邱一样！”那些侍女，听见这话，吓得连忙止住脚步，浑身发抖，一齐跪下央求道：“万望小姐开恩，饶恕我们罢！”征贰问道：“你们可愿意随我归汉？”侍侍女没口地答应。她结束戎装，飞身上马，正要出城，瞥见征侧蓬着一头红发，跃马而来，口中喊道：“妹妹何故将巴将军杀去？莫非生了异心么？”

看官，你们看了这一段不要奇怪吗？这里刚才将巴邱杀去，征侧哪里就知道呢？原来有个原因。当巴邱回来，他有个马夫，是寸步不离的。他进了卧房，那马夫就在外面伺候。等到征贰将巴邱杀了，他可吓煞，拼命价地奔向大帐报信去了。征侧正在晚餐，瞥见巴邱的马夫飞也似地跑进来，忙放下杯箸，问道：“什么事，这样惊慌？”马夫本来有些口吃，直喊不不不不不不不，一连喊出六七个不字来，脸急得和猪血一样，一句话还未说出来。征侧见他这样情形，料知事非小可，忙向他说道：“你且慢慢地讲出来，不要心急！”那马夫又停了一会子，哇的一声哭道：“女大王爷，不好了！二王爷将我们家巴巴巴老爷杀了。”征侧大吃一惊，不暇细问，飞身上马，手执兵刃来到征贰的门口。瞥见她戎装齐整，预备到哪里去的样子，征侧心中早料着八分了，便开口问她。

她圆睁杏眼，向征侧喝道：“我杀巴邱，与你有什么相干？要你来查问什么？难道我还怕你不成！”

征侧勃然大怒，向她喝道：“你做下这种逆伦的事情，难道还不准我问吗？好贱人！你究竟为了什么缘故，将巴将军杀死？莫非今日在沙场上看中汉将了么？好贱人！你如果是这样的念头，我劝你不要梦想罢。”

征贰大怒喝道：“你是我姐姐，又不是我的妈妈，我就是看中汉将，难道你还敢来阻止我不成？识风头，趁早走开，不要恼得我性起，任凭你是谁，马上教你死无葬身之地了。”

征侧听她这番话，便知她认真地反了，气得一佛出世，二佛升天，那一副可怕的面孔登时变了颜色，和猪肝差不多，张开大嘴，露出两排金黄色的牙齿，哇呀呀地直嚷起来，舞动两口截头刀，采取征贰。征贰哪里惧怕，耍起双刀，来斗征侧。一嬉一妍，相映成趣。她两个大杀了一百多合，征贰一心要走，哪里还有心和她厮杀，虚晃一刀，兜转马头直向东门而来。一路上谁也不敢前来讨死，只好望着她冲出城去了。征侧赶了一程，知道难以追上，只得回城。

征贰一马放到汉营之前，对守营的士卒说道：“烦你进去通报一声，就说征贰要见。”那守营连忙进去通报。马援听说征贰，心中明白，忙教请进来。守卒连忙出来，对她说道：“请进去罢！”征贰下了马，在马项下取下巴邱的首级，走进大帐，双膝跪下，双手将首级奉上说道：“罪女杀了巴邱，决志归依汉家，万望大将军收录。”

马援笑道：“小姐深明大义，弃邪归正，乃汉之福，某等亦不胜荣幸。但是刘将军也不可失约，当此军事倥偬的时候，不如就在今晚先成大事，以便明日进兵。”他说罢，向刘隆说道：“小姐诚心归汉，为何你连迎接都不去迎接，未免太觉无情。”这两句话说得刘隆面红过耳，俯首难言。

吴汉、王霸两人，又走过去对刘隆说道：“小姐绝义归来，将军自然要遵守前约才是。”刘隆也不回答话，走到征贰身旁，躬身施礼，口中说道：“小姐驾到，刘某有失远迎，望乞恕罪！”征贰慌忙答礼。马援忙命军需官替刘隆去预备婚事，一面令刘隆将征贰带到他自己的帐篷里去。

刘隆也不置可否，便与征贰到了自己的帐篷里。征贰向他问道：“那坐在帐上的那位将军，姓甚名谁？”刘隆答道：“就是我们行军的主将，伏波将军马援。”她微微颌首，可是心中另又看上马援了。她心中暗想道：“怪不道人家常说，北方帝国之邦，多出郎才女貌，今日才知端底。可恨我征贰生长蛮邦，与一帮禽兽般的人物终日厮混，还算老天见怜，今日与刘将军得成大事，也算终身之幸了。”

这且不表，再说刘隆见她追问马援，心中暗想道：“这个贱货，眼中却又看上马援了，真轻薄桃花，随波逐浪呢！她既然能将她的亲夫杀去，难保后来不看上别人，一看上别人，我还怕不和巴邱一般么？”他想到这里，不禁怒从心上起，恶向胆边生。但是他不露一分神色，和她有说有笑的。眼看着日落西山，刘隆便对征贰说道：“小姐请暂坐一会，我去去就来。”她忙答道：“将军有事，请便罢。”

刘隆出了自己的帐篷，径向大帐而来。刚走到大营门口，瞥见一个小卒，手里捧

着一颗人头往外面去，他连忙问道：“所捧首级是哪里来的？”那个小卒见他问话，忙立定答道：“这是蛮婆子的男人首级，马将军令我掩埋的。”

原来刘隆将征貳带走之后，吴汉便与王霸议论道：“主帅这事，未免陷人于不义了。”王霸悄悄地说道：“可不是么！这种乱伦无耻的蛮婆娘，不要说刘隆是大丈夫，任凭是谁，也不要的，你看主帅硬做下了主，令他两个成婚，这事真正做得太无道德了。”马援本已听见，他佯作不知，便令人将巴邱的首级拿去示众。吴汉忍不住劝道：“马将军，巴邱虽是蛮人，念他死的可惨，将他首级掩埋了罢。”马援便准了他的所请。

王霸便对马援说道：“主帅今天令刘隆与这逆伦淫奔的蛮婆结婚，不是硬陷刘隆于不义么？”马援笑道：“王将军哪里知道，我看刘隆今天面带杀气，不要谈结婚，只怕这征貳还有些不利呢。”王霸哪里肯信。吴汉道：“主帅既不愿刘隆与她结婚，就该将这女子当下斩了，不是免得许多周折么？”马援笑道：“谈何容易，你们不知她的厉害么？而且她又未曾将兵刃卸下，一旦翻起脸来，恐怕大家还要受累呢！”吴汉道：“宁可和她厮杀，拼个她死我活，倒不致失了刘隆的德行。如今洞房花烛，我想刘隆不是个鲁男子柳下惠吧？万一和她真的成起夫妇来，不是将一个好端端的刘隆陷得身败名裂么？”马援连连摇首说道：“将军们且请放心，断不会有此一出戏的。不信，今天三更时，自有分解了。”他们哪里肯信，仍是争论不休。

再说刘隆听那小卒说是巴邱的首级，不禁心中暗暗伤感道：“巴邱我和你今日无冤往日无仇，你丧了性命，可不要在阴间埋怨我刘隆霸占你的妻子。在战场上我不过以此话来难她，不想她认真就将你杀了。你可放心，我刘隆堂堂的奇男子，那些禽兽的行为，我断不做的，请你放心罢！”他暗暗祷祝了半天，才进了大帐。

马援与吴汉、王霸正在那里议论不休，见刘隆来了，连忙将话头搁起。马援首先向刘隆笑道：“将军命赋桃花，不想在这里巧遇这段天赐良缘，我们今人可要吃杯喜酒呢！”刘隆冷笑一声道：“主帅哪里话来？不是主帅极力作成我，又焉能白白的得到一位如花似玉的美人呢？喜酒当然要吃，不独主帅，就连诸位将军，我也要——请过去吃喜酒的。”马援大笑道：“好哇！俗语说得好，人馋做媒，狗馋吃蛇，可见还是媒人的口福不浅咧！”大家谈谈说说，已是戌牌的时候。当由吴汉代作傧相，引新郎新娘同入洞房，共饮交杯。鼓乐喧天，十分热闹。众将领俟婚礼告成后，一齐拥进新房，闹了一阵子。

刘隆忙命人在外帐摆酒。他们出来依次入席。狼吞虎咽，大吃大喝，猜拳行令，三元八马，喊得震天价的响。一直吃到二更将尽，大家都有了酒意，便出席告辞。刘隆便出帐相送。王霸回头向刘隆笑道：“刘将军！今天可要仔细些，不要过于孟浪才好呢！”刘隆冷笑不言。接着诸将又和他嘲笑一阵子。他任凭人嘲笑，也不去争论，一味含笑敷衍。

吴汉笑道：“人生最快活的一天，就是今朝了。我想刘将军于异地突然遇到此良缘，心中不知怎样的快乐呢？但是现在别的不要去说他，就是等到明天送玉麟，珠胎暗结，十月之后，生出一个刘将军来，不知还是像爷像娘呢？如其像娘，那就有趣

极了，镇日价蜜言蜜语的，倒是一个变种的国民呢！”这句话说得众人大笑起来。王霸大笑道：“我可保定像爷。”吴汉问道：“怎见得呢？”王霸道：“男子为天，女人为地。如果生下一个小弟弟来，便是刘将军替身，怎好像娘呢？”大家又笑了一阵子，才纷纷地告辞回去。

刘隆一人进了洞房，只见她低垂粉颈，默默含羞，早有喜娘喜姑等前来迎接刘隆，口中说道：“现在二更敲过了。”意思要请刘隆入帐，共效于飞了。刘隆一摆手，低声说道：“我还没有吃酒呢，向后天长地久的，何在乎今天忙呢？”喜娘喜姑迭迭称是，连忙去斟酒。刘隆忙摆手道：“这里用不着你们了，你们退出去罢。”喜娘等睡眼婆娑，巴不得这一句话，连忙狗颠屁股似地走了。

刘隆走到她身边，并肩坐下，手执银壶，自己面前先斟三杯，然后又在她的面前满斟三杯，口中说道：“娘子，请饮三杯，算鄙人一些儿敬意。”她连忙将三杯酒一仰粉脖喝了。刘隆又斟满三杯，口中说道：“娘子，不才承你垂爱，感谢无已，请饮此三杯，好待不才聊伸兼仄。”她也不推辞，又将三杯喝了。以后刘隆甜言蜜语，说得天花乱坠，哄得她心花怒放。试想她生长蛮方，哪里碰到这样风流如意的郎君，又喜又爱，不知不觉的一连喝下二十余杯。她本来是个杯酒不近的人，哪里禁得起喝了这许多的酒呢？不禁面泛桃花，眼含秋水，娇躯无力，轻舒玉腕，搭着刘隆的肩头，微微地笑道：“将军，奴家实在不能再喝了。”刘隆假着她笑道：“卿卿！我也知道你不能再喝了，我就和你入帐安息罢。”她闪着星眼向刘隆一瞟，含笑不语。刘隆便将她抱起来，放到床上，替她宽衣解带，用被衾盖好，自己将烛花挑去，关起房门，扫手着烛台，走到床前，但见她香息微呼，已经入梦。

真个如雨后海棠，娇眠正稳，鼻似琼瑶，眉如春黛，说不尽千般旖旎，万种风流。刘隆看得眼花缭乱，魄荡魂飞，那一股孽火直涌到丹田之上，情不自禁的，放下烛台，便去宽衣解带，要同入巫山之梦了。刚刚将头盔除下，猛地省悟道：“唉！刘隆呀，刘隆呀！你怎么这样的见色忘义。”他又将头盔戴上，拿起烛台，走到窗前坐下，暗自寻思道：“我好糊涂，这种不伦不类的女子，我当真就和她配偶了么？不要说别的，就是巴邱的阴灵也要来寻我的。我刘隆本是个顶天立地的奇男子，将来的前程正是不可限量呢，怎好为此等贱货，败裂我的身名，被天下万世唾骂呢？唉！实在不值得！但是我既然不愿和她配偶，将她又怎样发放呢？”他沉吟了一会，自己对自己笑道：“刘隆！你好糊涂，你将她劝醉了做什么的，不是预备将她……”他把话连忙噤住，轻手轻脚地走到床前，细细一听得里面鼾声大作，方才放心。

他又走到窗前，猛地想起了一件事情，便又执着烛台，蹑足潜踪地走到外帐，将自己的防身佩剑挂在腰间，重进房来，将房门紧紧地闭好，自己对自己说道：“刘隆，你这时还不下手，等何时？再迟一会，等她的酒醒了，那可要棘手了。”他想到这里，恶狠狠地执着烛台，拔出宝剑，大踏步走到床前，正要动手，只见她那一副娇而且艳的面孔，任凭你铁石心肠，也要道我见犹怜，谁能遣此哩？他可是心软了，连忙又将佩剑入鞘，坐在床边，呆呆地望着她一会子，那颗心由怒生怜，由怜生爱的，不觉又突突地跳了起来。他暗道：“不好，不好，我今天莫非着了魔吗？”硬着心肠，离开床

边，又到窗前坐下，对着烛光浩然长叹道：“我刘隆血战沙场，杀人如草，从未有一分惧怯，却不料今天对这弱小女子，反而不能将她杀去，昔日的勇气，却向何处去了？”正自犹豫之间，忽听得军中刁斗已敲四次，不禁暗自吃惊道：“眼见马上天要亮了，如何是好？”他此番下了决心，鼓足勇气，走到帐前，飏地拔出佩剑，一眼望见她那副芙蓉面孔，不禁手腕一软。他那支佩剑呛啷一声，落在地下。他大吃一惊，连忙从地上将剑拾起，送到她的粉颈旁边。可是奇怪极了。任你用尽生平之力，他手腕像棉花一样，一分劲都没有。

正在这万般无奈的当儿，瞥见她轻转娇躯，口中说道：“刘将军你可来吧！”她说罢用手将宝剑一抱。这时帐子里突起一阵冷风，将烛光吹暗。刘隆大惊，忙将烛台移过来仔细一看，只见白罗帐里一片鲜红，那一个如花似玉的美人儿，不知何故，首级早离了肩膀了。

刘隆好奇怪，仗着胆，将她的首级提起，径往大帐而来。这时已到卯牌时候了，他大步进了大帐，只见马援已经升帐。他大声说道：“那不伦不义的贱人已被我杀了，请令定夺！”马援正在与吴汉议论他的事情，只见刘隆手提一颗血淋淋的人头走进帐来，心中已经料着八九分了，又听他这两句，便齐声称赞道：“刘将军见色不迷，端的是大英雄，大豪杰，我们怎能不佩服呢！”马援又道：“刘将军休要见怪，昨天本是权宜之计。其实我早就料到你的心理了。但是能够这样的决裂，我们怎能不佩服呢？如今不独为国家除一大害，就是将军也得名扬海内了。”刘隆一面谦逊着，一面着人将征贰的首级高吊杆头示众。

大家便议攻城之策。正议论间，只见守卒进帐报道：“外边有个蛮妇带了一队蛮兵，在营外骂战，请令定夺！”马援便吩咐刘隆带兵一万，绕道袭城，自己和王霸带着众将，一齐出营迎敌。到了战场，两面排成阵势。只见征侧跃马横刀，大声喊道：“送死的囚徒，赶快将我家妹子送出，万事全休。如不然，使得我性起，杀得你片甲不回，那时悔之晚矣！”王霸挥动双锤，马飞到垓心，大声喝道：“贼婆娘！你难道眼睛都没有生么？看那杆头是谁的首级呢？”征侧抬头一看，不禁气得三尸神暴跳，七窍内生烟，泼炸了喉咙直喊道：“气死我也！先将你这狗头杀了，好替我妹子偿命！”说罢，拍马舞刀来取王霸。

王霸举锤相迎。二人半斤八两，正自不分高下。诗索看得眼热，挥动蛇矛，前来助战。马援更不怠慢，飞马接住。大战了八十余合，马援奋起神威，大喝一声，刀光到处，诗索翻身落马，死于非命。征侧看见她的丈夫被杀了，咬紧牙关，拼命价来取马援，马援抡刀相迎，他两人翻翻滚滚地大战了五十多合。猛听得城上--片鸣金声音，征侧不敢恋战，丢了一个架子，收兵回城。谁知到了城下一看，只见城上满插着汉家的旗帜。刘隆站在城头，向她笑道：“贼婆娘！可惜你来迟了，城被咱老子得了，请你到别处去罢！”征侧这才知道汉兵厉害，带着一队蛮兵，没命地向翡翠峰逃去。

马援也不回城，带着大兵，一路追了下去，直追到狮颈山翡翠峰，却不见一个蛮兵的踪迹，忙与王霸、吴汉领后在翡翠峰下，寻了半天，果然寻到一个大窟窿，上面镌着“金韶穴”三个大字。马援对众将笑道：“我想那贼婆娘一定和那些蛮兵在这穴

里呢。”吴汉点头，献计道：“木将倒有一计，用树木堆在穴口，烧起来，现在正刮着北风，那股烟吹进去还怕不将他们熏出来么？”马援道：“正是这样办法。”忙令兵士就去伐木，堆在穴前，放起火来。北风怒吼，那股浓烟直向洞里钻进去。不到一会，那些蛮兵果然在里边被烟熏得十分难过，一齐都往外跑。马援指挥兵将，来一个，杀一个。这正是：

慢道一身无劲敌，管教今夕了残生。

要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回 绘遗容刘庄承大统 惊异梦蔡谟诣灵山

却说众蛮兵被烟熏得双目满布红云，两手不住揉擦，泪如雨下，不能再在洞里藏身了，只得拼命价你挤我，我轧你，向洞外纷纷出来，各寻生路。谁知奔到洞口，吓得倒抽一口烟，回身又往洞里逃生。洞里面的蛮兵，不知底细，只往外拥来。有几个晓得洞口有汉兵守着，出去准是送死，要想开口，无奈烟焰噤口，不能说话，身不由己的被众人推了出来。真个是秃头上的苍蝇，来一个，死一个。那征侧也被烟熏得十分难过，手挥兵刃，杀出洞来。迎头碰着马援，只听他大喝一声，手起一刀，将征侧斩为两段。霎时数千蛮兵，死的死，亡的亡，自相践踏，要想半个活的也没有。马援见蛮兵已经绝迹，随后遣官填缺，自己班师回朝。光武帝听说马援班师回来，当然喜不自胜。忙命校尉排齐仪仗，亲自出都迎接，慰劳备至。这也不在话下。

再说阴丽华自从做了正宫之后，可是愿望已足，每每想起皇太子还未易去，仍旧是郭娘娘生的刘彊为储君，心中未免常常忧虑，暗想：“如果皇太子不易，将来我一定做不成正娘娘的。”就此，常在光武帝面前撒娇撒痴的。无奈光武帝虽然被他迷惑，但是皇太子彊实在没有一点不好之处，所以不忍更易。阴娘娘屡次挑拨刘彊的罪恶，光武帝只是装聋作哑，不去理他。他晓得欲更易皇太子，断非言词可动，便暗中设法买通刘彊的近臣，旁敲侧击，吓诈他自己让与刘阳。那刘彊本是一个大贤大孝的人，见自己久处于疑忌的地位，早有退避之心，现在又听得各处的传闻，俱说光武帝急急的就要易储，自己也落得借此告退，免得旨下反而不美；遂毅然上表，请卸皇太子之职，愿为藩位。光武帝不忍答应，刘彊又请左右诸臣代为说项。光武帝见刘彊辞意已决，万分无奈，只得下诏道：

春秋之义，立子为贵。东海王阴皇后之子，宜承大统。皇太子彊崇执谦

退，愿备藩国。父子之情，圣贤同之，其以彊为东海王。此诏。

刘彊奉了诏书之后，忙将太子印绶交给刘阳。光武帝即日册立东海王刘阳为皇太子，改名庄。从此阴娘娘高枕无忧，也不再妄生邪念了。

光阳易过，略眨眨眼，已到了建武三十三年了。光武帝在二月间突然染病，日重